



微视角

在风中摇摆的

◎沈东海

夏天已逝,又迎来一个秋季。

稻子已经抽穗,不等谁招呼,就自觉地开始由青转黄。在这一块块随风抖动的绿毯中,我却看到了一只鸟被挂在竿头。竿子斜插在稻田中央,鸟脖子上系着根白绳子,绳子的另一头绑在竿头,像一面警示的旗。拳头大小的鸟,灰黑色,不怎么好看,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经过几天的风吹日晒,羽毛已经发皱,身子似乎很轻,应该已经被晒干,轻得在风中不停摇摆,像一只被无形的手拨弄着的玩具。

我心头一惊,不自觉地转头扭过去。就是这个在农人看来再平凡不过的镜头,对我而言,却像是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,又像是当头一棒。我总以为,一个弱小的生命,不应该是以这种方式凋零的。我也觉得:在这个世上,假如一个人还有一点怜悯之心,见到此种情景,没有谁的心不颤抖一下的。因为怜悯着的,不仅仅是那无辜的生命,更是怜悯同样弱小的自己;闭眼,仿佛自己就是那只鸟,被无情地挂在了那里。

我不知道一向善良的农人,对于鸟,为什么总是这样?我不知道,也没有人会告诉我答案。在农人的眼里,一只鸟死了,或者活着,对于他们而言毫无思考的意义。它们的死,往往还不及一粒粮食掉在地上带给人的惋惜。它不可能同等被视作生命,顶多被人当作老农博儿孙一乐的玩具。所以,今天它才被挂在了那里,明目张胆地被挂在了那里。

然而,它们有罪吗?它们不过是以这个地球上古老物种的身份,获得些少许可怜的粮食,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。土地总归不是人类的私有财产,地球更不是人类的私有财产。大自然属于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,你剥夺了鸟儿们的生存权利,就相当于藐视了自己。

也许有人已经猜到,这只鸟为什么会挂在那里。我们这一带的农村,已经不怎么流行插稻草人了。那种土方法貌似没什么效果,因为鸟儿们很聪明。挂鸟尸这个方法显然更有威慑力,因为动物通常不能直视同类的尸体,因为它们和人一样,是有感情的动物。所以,这里虽是青山绿水,却听不见鸟鸣,也少有鸟儿在头顶飞行。

不管怎么样,眼前的现状,不是凭我的一篇文章,或者凭几个人的呼吁就能瞬间改变的。那只依旧在风中摇摆的鸟儿,不知道有没有触动到你?



水做的村庄

江南忆

◎蒋静波

我的故乡蒋葭浦村,是鄞奉平原上一个水做的村落。

汉字真是奇妙,“蒋”、“葭”、“浦”三字,构成了对我故乡最精准简洁的描摹。蒋者,村姓;葭者,初生的芦苇;浦者,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。我的故乡蒋葭浦村正是一片葭葭苍苍、水波茫茫的傍水陆地。村中的一处处小地名,也荡漾着水韵:东漕头、西漕头、水沧庙、上园埠头、下园埠头……

翻开清代奉化县志,一行文字直入我心:“古句城,县北十五里,甬山之南,四周濠河尚在,南概曰上城,中概曰下城,后概曰水沧堰。”此处的古句城,是2400多年前一个辽阔的水城。彼时,鄞奉平原为古越属地,为求东山再起,勾践父子在河湖相连、水网密布的水中泽国组建了古句城,训练水军,大兴船业,为成就勾践霸业的重要基地。我的故乡蒋葭浦和它四周的村落,正处于古句城之中。

一条与宽阔的外江相连的河流,晶亮地半绕村庄,像母亲长长的手臂环抱心爱的婴孩。每当我看到书上“母亲河”的字样,我就会想到它,想到这条叫“内江”的河流,千百年来是它哺育着村庄成长,也哺育了我。内江的河滩上漫生着丛丛芦苇,在风中轻轻摇曳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并不是《诗经》里才有的景象。河边声声捣衣声,与河面上圈圈涟漪应和。村口河岸边遮天蔽日的古香樟下,青草茵茵,那里是村里儿童玩不厌的乐园。只有村东南的万元塔,伴着被荒草遮蔽的乱坟岗,夕阳西下,恐惧的传说像长了翅膀,令人望而生畏。

东边的外江是奉化江的干流,也是流经鄞奉平原的主要河流,它潮起潮落,北流注入甬江,向东汇入海洋。常有渔民从外江把船摇进内江,泊在村子的埠头边,用海产品与村民兑换稻米。外江的江底全为石板铺砌,宽约二三十米。取沙时,常有青铜器随沙出土。也曾发现一条三丈多长、八尺多宽的香蕉形古船和印纹陶片。无从知晓,春秋时的外江,是否就是古句城的濠河?

村庄周围,大片的田野散发着独特的芬芳,因着季节的更替,变幻出不同的色彩。三两头黄牛,水牛不时拖着长音,搅动着午后的气息。历代来,这条水路一直是故乡沟通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。1929年,鄞奉公路从村子的西侧经过,一条沙石路由东及西,从陆路连起了外面的世界。

村子东南的万元塔一带,为古句城的“上城”(南概),据说万元塔的塔址是升越王旗的旗墩,曾出土过大小不等的二十余座乐钟。向前,是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沧湖,从这里往东延伸至王淑浦湖面,面积曾达2000多亩,是当年古句城“水沧堰”(后概)——水军训练基地。湖边有水沧庙,一缕缕轻烟似的香火在湖边缭绕。村东南相邻的前胡村,则是当时的“下城”(中概)。庙中有戏台,一年之中,总有几出戏在那里上演。那几日,清静的水沧庙一下子热闹起来。戏中的人物,浓妆艳抹,暗香浮动。或打打杀杀,或缠缠绵绵。人生如梦如幻,叫人平添遐想。

由于村子地势较低,若连续几天大雨,易酿成水涝。当你告诉人家自己是蒋葭浦人时,人家往往会顺口接一句:“哦,蒋葭浦,大水娘家路。”好像“蒋葭浦”非得跟“大水娘家路”连在一起,才显示地名的完整,或表示此人对蒋葭浦的了解。“大水娘家路”的民谚,说明了故乡所处的困境。也许,先祖设置这样一座水沧庙,为的就是祈求它来保佑村庄平安吧。祈愿是对美好生活的希冀,但把所有希冀都寄托于庙里的神仙,也解决不了眼前实实在在的生计。民以食为天,食永远是生计的第一位,为了保证在发大水时能有饭吃,旧时家家户户都备有一只能放单口镬生火煮饭的可移动的简易灶具——缸灶,一旦洪水没进了灶间,淹了土灶,这能灵活转移的缸灶还能生火做饭……

内河环抱中,以三合院、四合院式建筑为主的闾门,布满村庄:朝北闾门、五房闾门、凤房闾门、道房闾门……我家在位于内河东端的东漕头的道房闾门内。闾门里面的石器,大如窗磐石,庄重、大气;中如石磨,实用、耐久;小如砖雕,精美、灵动。气派的门楼下,是又宽又高的石阶。上了石阶,是高大的石门槛,旁有两扇乌漆大门,后人图省事,将大门卸下了。门楼两侧下方是镂空的青石,上方是大块的青砖,雕着精美的“福禄寿”图案。进入闾门,青石板铺地,平整密缝。屋为砖木两层楼,楼上窗外考究的木栅栏是百年前的防盗窗。

在我儿时,广播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广播里的每一条消息,从国际、国内、县内,都值得人们咀嚼、品味、探讨。每天,人们从广播中飘出的“东方红太阳升……”的乐曲中起床、吃饭、干活、上学,又在女播音员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,明天再会”这句柔柔的方言道别声中熄灯、睡觉、做梦。屋檐下的生活,像窗外的河流一般宁静。

有所思

有种愚蠢叫“我以为”

◎潘玉毅

前几日写了两篇时评,投给某家报纸,但是没有见报。一个同事知道了,提醒我说:“你怎么不打电话啊?也许人家没看到呢。”我却觉得自己没有写好——头一个有点空,第二个又有点松。同事说,这些都是你自己在想而已,编辑怎么说还知道呢,你就先把自己否定了。

同事的话挺有道理的。古人说得好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我们不是别人,自然也不知道别人的想法。就算心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,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另外百分之一的存在。

然而,人多是这样,一旦先入为主,就很难再接受别人的意见了。举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。有一次,领导找我谈话,要我处理好工作与兴趣之间的关系,他说我主次不分,在写作上花费时间太多。事实上,我只在周末和晚间写些属于自己的文字,并不曾占用工作的时间。但再怎么跟领导解释,他都不相信,反而认为是不愿意接受批评。类似的事情在同事身上也有发生,一次大型活动过后,几个媒体的负责人问同事要视频素材,而且催得很紧,同事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:“他们以为剪个片子就跟拿剪刀剪纸那么方便啊。”

事情原是想容易做难,而“想当然”更是害人不浅。现在有不少人,吐槽就跟吐瓜子壳似的,假语村言,全无凭据,以讹传讹之下,可信的就更少了。譬如,一个人生病了,这个人以为是这个原因引起的,那个人以为是那个原因引起的,东传西传,到最后都不知道该听谁的。往大了说,历史上的冤假错案,究其根本,也多取决于判案人的“我以为”——可是,你以为的未必就是事实啊。

驴子以为老虎是怕它的,结果踢了一脚就被老虎吃掉了;马以为自己最有能耐,和骆驼比赛长跑,差点渴死在沙漠;盗铃的人以为只要捂住自己的耳朵,别人就听不见了,结果一伸手就被抓了;种田的人想要让禾苗长得快一点,拔苗助长,结果禾苗全都枯死了。古人早就明白,比不作为更可怕的,是胡乱作为。

当然,我们依旧有表达看法的权利,也有大胆尝试的自由,前提是这一切都要慎重,不可妄言,更不可成为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。与今人的大言不惭不同,古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是很谦虚的,一般都是“愚以为”、“窃以为”,而不是像现代人动不动就“老子认为”。大智慧须有大胸怀,懂就是懂,不懂就是不懂。学会听别人说,远比自己面壁而坐冥思苦想来得有意义。

学生时代,有位老师曾这样对我们说,但凡你们要批评一本书的时候,先把这本书看完,才有资格与人辩论书中的内容;要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一样,你只有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,才能去谈论他的好坏,不然你们的话就是“诽谤”。我深以为然。

